



黄 扉 著

你在我的感觉里
In My Feeling

——当代艺术评论集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黄 扉 著

你在我的感觉里

In My Feeling

——当代艺术评论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在我的感觉里 / 黄扉著. —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0.7

ISBN 978-7-80526-959-7

I. ①你... II. ①黄... III. ①绘画—艺术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J2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8182 号

艺术总监: 贾德江

责任编辑: 陈高潮

责任印刷: 宋朝晖

你在我的感觉里

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 16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 84255105 (总编室)

(010) 64280399 (编辑部)

(010) 64283671 (发行部)

传 真 (010) 64280045/84255105

网 址 www.gmcb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汉唐艺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缤索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7.2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978-7-80526-959-7/J · 859

定 价 58.00 元

序

严力强

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这本集子应当叫“倾下一桶雪水来”。

集子将要定名的时候，黄扉从中挑出了几篇文章的题目，用来选择。我替她选的是两个：一个，“倾下一桶雪水来”，另一个，“莲花缓缓开”。听起来智慧。

可她偏选了这一个，唉。

黄扉文章里的感觉常常极棒。但她对标题的感觉却不尽然，比如这一个。曾读过她以前的一篇文章，大意是纪念一位旧式而官阶不高的老干部。字里行间写得有如无边落木，萧萧而下。那篇文章却有个感觉精当的标题：“你是我的故园”。与文章里的感觉配起来，一如落叶覆地，恰到好处。

黄扉画画，与她做策展人的历史一样长。从门外到门里，一两年间竟做的小有名气，让吃这碗饭的也觉得吃惊。别看这集子里的文章写得行云流水，但每一次写，都是临到发表前还没个题目。对应文章的那幅画——坦白讲——有时你真难说它有多好。可文章读起来却舒展清明，让你有真觉得画有那么经看。因为报纸周期的缘故这样形形色色的画差不多每周都要被她写一次，这活儿换了我铁定崩溃，可天知道她是怎么写出来的，居然读起来不重样儿。

不知道饱读美术史的专业人士对黄扉的文章怎样评价。不过听本人说，曾有个博士研究生非常有责任感地劝她多读一些书。可经她写过的画家大都不肯这么无私。他们看到自己的画被写得如天花乱坠，每每喜出望外，高兴还来不及。甚或有那慕名来寻的，只为评他的画。

后来才知道，原来当代艺术圈里的画画人是如此之多，其境遇从天堂到地狱少说可分上一百层。如果告诉你一个画家请别人吃了顿饭，为此不得不连吃几天方便面把钱省回来，你就会理解这些画家为什么

喜欢黄扉写他们的文章，而根本不会理会它们专业与否。

当代艺术的现状，乍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原生态，鱼龙混杂，自生自灭。财大气粗的外国策展人从中挑了几个出来，炒成天价，原始生态一下就乱了营，变成了弱肉强食的名利场，被牵着鼻子走了。明白人看在眼里，很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与前景痛心疾首，这种忧患的气氛显然传给了黄扉，成为她关注当代艺术，特别是关注画家命运的动因。而这，也正是她在不太长的一年多里，从门外到门里，能够迅速打开局面的原因。

黄扉的画评总会写到人，这种类似扯闲篇的描写，有点让人不以为然。可是画家们喜欢。他们蓬头垢面从画布前回转头来，忽地望见这样人情味十足的温暖注视，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毕竟，他们实在是被忽略了。

收进这本集子里的，应该被称作散文。写散文和写小说不同，虽然没有后者庞大复杂的结构，但绝对是需要些灵气的。故而，一生写小说的人很多，一生写散文的却少。一两年的时间写同一个话题居然不枯竭，还偶有惊人之句，这是个能力。若干年后，即使那些被写的画，以及为中国当代艺术做点什么的神圣念头都被忘却，这些美文还是会独立存在的，我相信。

序二

徐 星

我爱喝酒，喝酒的人我总是比较喜欢，更不用说是个女人，美丽的女人。认识黄扉是因为喝酒，而且是喝二锅头，烈性的，56度的。喝酒的时候黄扉像个男人一样豪爽，每次跟黄扉喝酒时酒桌上总有些人会喝大，五迷三道，当然不仅仅是酒的力道，古人说秀色可餐，既可餐肯定也可醉，当然有的时候黄扉自己也喝大，也五迷三道，反正都在性情中。

知道黄扉涉猎的主要是当代艺术，尽管当代艺术这些年忽忽悠悠谁搅和谁迷糊，我尽量不那么迷糊的保持着自己对当代艺术的想法——不过是各种机会凑巧了，偶然成就了今天的局面，使得所谓当代艺术看起来一片繁荣，尽管事事的发生过程完结可能都会有它的必然性，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所谓的当代艺术的成就，在今天的中国，可能也没啥必然性，谁输谁赢，都是赌出来的。

既然当代艺术比较集中的采用了架上油画这个载体，我不得不在两个方面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作个比较，尽管我不太情愿。首先在西方发达国家，除了少数的收藏家以外，买画的大都是中产阶级，用来乔迁补壁，用来附庸风雅，用来营造文化气氛，中产阶级不算高端，人人都买的起，所以当代艺术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固定的市场，也会有艺术家、评论家来为这个市场服务。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大师，都先权当消遣吧。这些年这儿的那儿的去的地方不少了，很罕见有职业艺术家，偶尔见到一两个也是蜷缩在小小的便宜画室里，正为下顿的面包发愁呢，德语里画家跟油漆匠是一个词，希特勒在画布上涂不出来，他改涂抹世界了。

可能也是为了符合人口比例，中国职业艺术家太多了，仅在宋庄就集中了几千名从各地来的画家们，估计个个都是职业画家，这个可以用画家们画儿的尺寸来说明，但凡能画上几笔的人，就画大画，三

米、五米、八米，画家们考虑的完全不是它的装饰性。架上绘画的松弛，养性、消遣的功能，此刻被完全剥夺了。是啊，你不职业画那么大的画儿干嘛？瞄准的对象都是博物馆，收藏家，拍卖行。艺术家们，你们离世界很近，但是离中国很远，像美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射击运动员，这哥们儿打得好好的，据说好几次了，非得瞄准别人靶子。

如果只谈架上绘画，这个技能传到中国怎么算也得有150多年了，既然技能是人人都可以学习到的，那画家们画的“好”或者“不好”比的是什么呢？比观念吗？那不用画画儿，写哲学书来的最便当。文革时期的功能性使用大概是它的鼎盛时期，这个使命终结以后，一切就都变成“不确定的可能性”了，因为工农兵画得好不好、够不够“红、光、亮”大家有目共睹，标准简单，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评论家敢于断言某某会是这个时代的大师或者死后会成为凡高，再加上在全世界都不会有中国这么奇诡的偶然性，所以大师梦暂时搁心里，先顾眼前再说，以后都交给“可能性”吧。要不咱就往回走，从结绳记事开始慢慢来，比谁画得像，这个虽然不是标准，但我估计很多“艺术家”们也不敢比。

另一个比较应该也是比较形而上的了，在我看来所谓当代艺术的灵魂在于反抗，在于意识上的背叛，抛开社会责任感不谈，反抗什么背叛什么，得由艺术家们自己来决定了，哪怕你只是技术上的技巧上的反抗背叛，但是你得有，因为你有反抗有背叛，才能有骄傲，艺术家的骄傲，高贵，从而使你的表达也会变得高贵。举个例子，比如摇滚乐不可能被用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的歌声多么嘹亮”，美国黑人口中一句一个fuck的快板儿书，也不可能用来“咱们老百姓啊，今天真高兴啊”一样，因为这个太讽刺了，因为这个载体只能用来揭露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反抗压迫反抗剥削，这个载体就不是用来干这个的，如同你用宣纸没办法画出西斯廷圣母一样。

那当代艺术家们都攀附在“当代”上，怎么才能说明自己的当代性呢？似乎就是卖，非常不幸的是卖的好居然成为了画的好坏的标准。这样一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绝不会降个身段，似乎一降就离高端远了，所以近些年来当代艺术远远地离开了大众的视野。还有一部分当代里的“当代”，那就是“行为”，都是普通人，都吃五谷杂粮，千万不要以为你能光屁股就是“行为”了；也千万别说你的“想法儿”、“观念”。算了，这个还是不在讨论范围吧。

当然这个局面不能仅仅要求艺术家们来负责，还有发达国家的投机商，弱智“收藏家”，因为在他们国家里架上绘画从画的像不像这个简单标准到复杂的观念表达几乎把一切都做完了，已经山穷水尽，他们在中国突然发现了柳暗花明，这样一来是他们首先把中国当代艺术带进了一个进退两难同时也进退无据的局面。

我陆陆续续看到黄扉写的这些文字，尽管对艺术家们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我很喜欢这些文字，初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有点诧异，这些文字有种很舒服通透的感觉，大气，毫不造作，但是非常感性，表述又很具女性化的温婉诗化，我诧异，这是我们的酒友——（黄扉自己说喝酒的时候，人家从来都是叫哥们儿的）黄扉写的？

黄扉多年来的涉猎当代艺术，使得她信息量很大，读黄扉的文字的时候，你会读到很多美好，当代艺术在黄扉的笔下呈现出了很多很多理想主义的美好，我可以感知到黄扉在孜孜不倦地做事情，而且也搭进去相当的、无从回报的精力和财物。黄扉的这些文字会使你回头重新审视当代艺术，这种文字的力量扑面而来你当然可以感知，改变不改变你的看法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或许我可以从朋友的角度建议黄扉去做这样的事情：可以去充当这样一个角色，站在那个美国运动员旁边儿，告诉他，嘿，哥们儿，你瞄错啦！

目录

CONTENTS

序

序二

002/ 高惠君作品

003/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004/ 洪浩昌作品

005/ 我准备离开思想休息一会儿

006/ 沈敬东作品

007/ 我时常想起这些人

008/ 韩学军作品

009/ 我们如何不再感到孤单

010/ 王明贤作品

011/ 我们的未来和过去

012/ 杨 鸿作品

013/ 我看到了鱼的忧伤

014/ 朝 戈作品

015/ 我的信仰是无底深海

016/ 李劲松作品

017/ 桃花点点开

018/ 张皓铭家庭美术馆

019/ 有什么是我们能留下的

020/ 申烟田作品

021/ 有“意义”这东西吗？

022/ 张勇华作品

023/ 因为美 所以无望

024/ 庞永杰作品

025/ 寻找家园

026/ 闫 平作品

027/ 真正的悲伤是不能说的

028/ 张东红作品

029/ 张东红的《青花瓷》

030/ 袁文彬作品

031/ 在来的路上碰见了博伊斯

032/ 冯良鸿作品

033/ 在北京的广阔天地里安放我的心

034/ 黄志琼作品

035/ 云云离开的日子

036/ 庆 庆作品

037/ 原谅我红尘颠倒

038/ 林春岩作品

039/ 有些东西要被埋没才有价值

040/ 唐平刚作品

041/ 纯粹是纯粹者的祭坛

042/ 林 墨作品

043/ 穿行在古堡和庙堂之间

044/ 宋 红作品

045/ 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

046/ 易鹤达作品

047/ 看破红尘爱红尘

048/ 雷子人作品

049/ 明天有张千回百转的脸

050/ 张 伟作品

051/ 像哈雷一样飞的那个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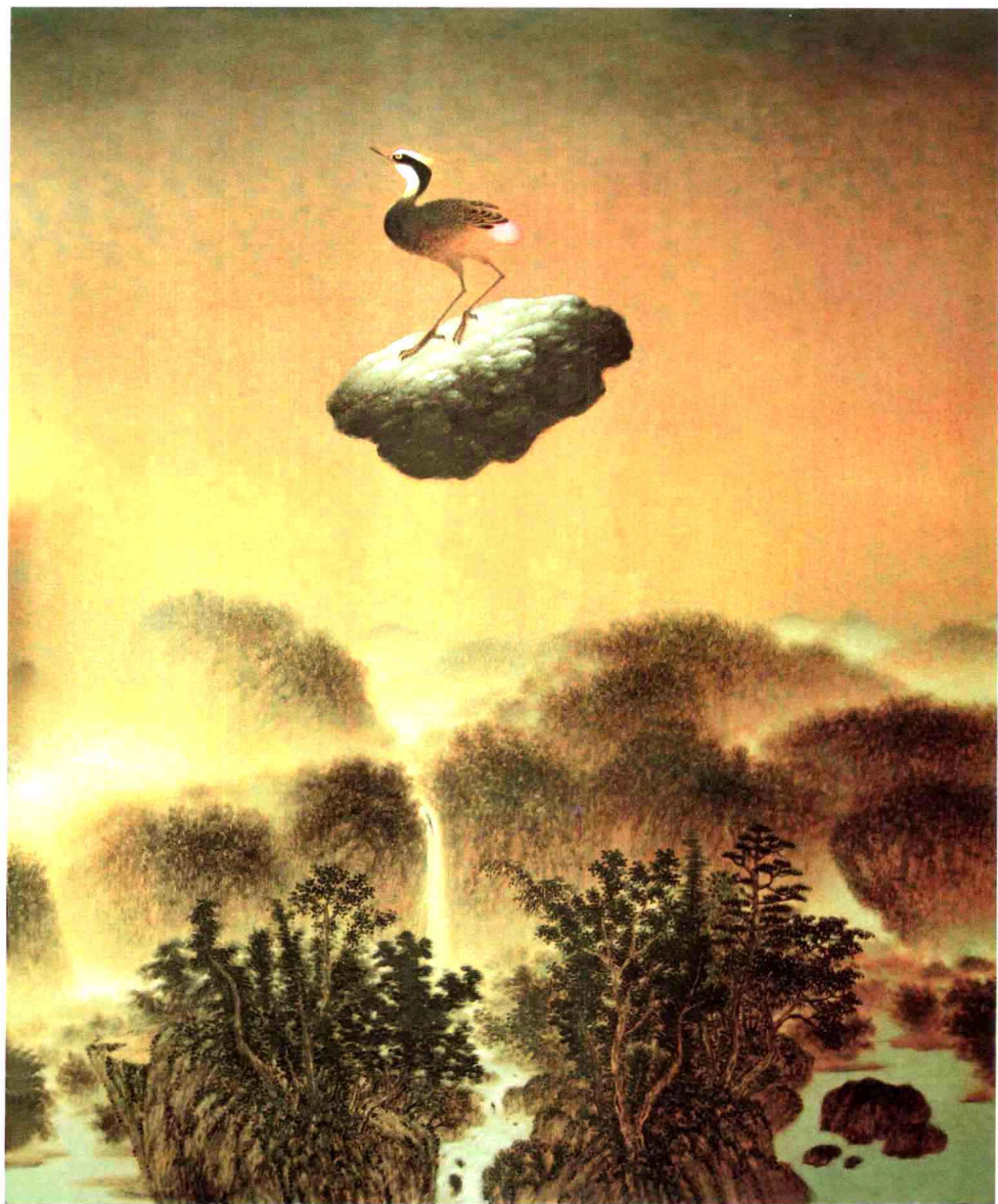
052/ 冯贵林作品

053/ 有翅膀的不一定叫天使

054/ 严 力作品
055/ 把我的梦想还给我
056/ 彭 渊作品
057/ 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
058/ 柴 旭作品
059/ 日子就这么细细碎碎地过去了
060/ 滕 霄作品
061/ 努力去回忆或者去忘记
062/ 李 松作品
063/ 谁是谁的卡夫卡
064/ 苏新平作品
065/ 谁不是活在当下
066/ 祁志龙作品
067/ 倾下一桶雪水来
068/ 赵光臣作品
069/ 轻与重，现世与永恒
070/ 段正渠作品
071/ 你在我的感觉里
072/ 冯 峰作品
073/ 你不寂寞谁寂寞
074/ 郜少华作品
075/ 迷离而温暖的旅程
076/ 张 琰作品
077/ 美是接近美的方式
078/ 尚 扬作品
079/ 满地都是岁月的碎片
080/ 何汶玦作品

081/ 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
082/ 童振刚作品
083/ 老童的“虫二”梦
084/ 裴庄欣作品
085/ 我的心说不清就不必说清
086/ 俸正杰作品
087/ 惊不是那个惊，艳也不是那个艳
088/ 周 祁作品
089/ 记忆的碎片
090/ 冉 珏作品
091/ 孤独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092/ 朱叶青作品
093/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094/ 厉槟源作品
095/ 给我一片天空
096/ 历次展览海报
097/ 历次展览海报
098/ 圆启中国展览海报
099/ 回到东方，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100/ 正午时分展览海报
101/ 正午时分
102/ 东方之光展览海报
103/ 太阳先从我身上掠过
104/ 纠缠与爱恋展览海报
105/ 纠缠与爱恋
106/ 后记

你在我的感觉里
In My Feeling



高惠君作品 / 风雨之前宜养生 -2

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我最理想的生活，是在一个堪称乱世的地方过上一段有惊无险的日子，高惠君的山水给了我幻想中实在的去处。

柏拉图曾说：一切东西如果不体现一种理想，就谈不上真正的存在。高惠君不像个画家，更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朋友的病房。他笑嘻嘻、文绉绉的，话不多，可听朋友说自从他病倒高惠君就经常过来看他，说上会儿话，或是静静地陪着，让人感到踏实。

最近准备做次画展，由于沟通得不够和经验不足，合同做得不够清楚，有些误会。正在为画展做准备的高惠君愤愤要退出画展，认为我对画家尊重不够，直言直语让我觉得痛快。高惠君的性格里有很多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但他又不像过去的文人墨客把自己沉溺在其中。他异常冷静、固执，在现实生活中能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得所弃。

有人曾说高惠君是“愤青”，其实不然，他只有一点倒是跟“愤青”很像，他怀念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宋、元、明、清什么的，他怀念那时的气韵和清远。

高惠君说自己喜爱传统，传统意味着遥远，透着神秘的遥远，遥远适合逃避混乱吵闹的现实世界。看着他的作品，很快能从刻意描画的平淡如水的表象，体会出些许深意，面对静默的黄昏、枯树和流逝的云彩，晓得有些事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高惠君的画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没有尾羽的鸟和漂浮的石头，我想这些病鸟和飞石一定是他将其作为文化现象来表现，就像现今社会的很多困境，尤其是那些陷入形而上哲学思考和感情纠葛中的中年男人、中年文人、中年小官僚们。石头在空中是因为得不到平静的安放，断了尾羽的鸟是因为失去控制，没有了自己的方向，它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拐点都像一片落叶，飘忽忽地闯进黄昏的瞳孔，湖水是一种蓝，天空是一种，它们很失望地看着另一种破碎。常与寂寞相伴，冥思是最真实的梦，日影已渐远，在这样的时分，只有时间的鸟，在一下下琢空脑袋和身体。一种无奈就在俯仰之间涌出，从根须延伸到枝叶，似水流年不过是昨夜梦幻的腐朽和神奇。高惠君的山水其实是在说艺术虽然解救不了社会，但却能从中解脱自己。

“空中有一只鸟，掉下一些细小的雨，他藏在秋天的树后，听见有人怀着不得意，有人无病呻吟，有看不见的轻，如你我的一生，你我的一生都在别人的肩膀上，坐卧不安。”这首诗是我送给惠君和他的画的。

你在我的感觉里

In My Feeling



洪浩昌作品 / 山水间 NO. 123

我准备离开思想休息一会儿

我家客厅里挂着一张洪浩昌的画，是我在一个偶然时候从朋友手里买的，颜色很亮但又很雅，深粉浅粉的花朵像繁星一样闪烁。尽管很多画家朋友看完有些异议，觉得他的画装饰性太强，思想意义不够，但我依然喜欢，每每沮丧时看着它，人就会静下来，觉得一切都不那么糟，日子还可以继续。

我没见过洪浩昌，但我知道他是南方人，他画里有南国的花香和水声，好像永远的春意盎然，简洁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在恍惚间把人带到江南，带到更南的南方，在年少轻狂的南风里，有梅花、桂子、茉莉，有前世的乡愁，有运河，有瓜洲的古渡口，有雕花木窗，有碧螺春和糯米酒，有云鬓轻挽的娘子，有断了仕途的官人，有青石的小径，裙带抚过荆草的悉悉声有些羞涩又有些缠绵，像是不愿被人惊醒的美梦。

我喜欢洪浩昌的画，是因为画很好看。当今很多画家已经不再讲究画好不好看了，他们要张扬自己的思想，表达自己瞬间或是思考已久的理念，要把自己成熟或者不成熟的人生认识用叙事或是晦涩方式弄到画布上以引起观者的共鸣。他们比观者更容易被自己感动，每一种艺术都有自己极其诗意的内涵。绘画也不例外，它有自己独特的角色和命运——它的诞生是为了要表达生命中某一特定领域，其意义至今仍未在它种艺术中得到表达。艺术中任何感觉的产生都是呼应了人类心灵的特殊需求。所以说用画说话，还是用话说画，是一件需要观者和画家们都要思考的事。

我在洪浩昌的画里看不出思想、看不出哲理，可我能看出生命的可爱和令人眷念之处，一切执著和刻意，只对身在其中者有意义，隔一层境界看，意义即消失，好画的妙处就在这儿，没有真诚，就没有丰富性，许多人很少能反视自己的心灵，一旦反视，都要加上一些禁锢、加上一层滤色镜，于是只有一种色彩。洪浩昌对自己是诚实的，他不想阻止他心灵的天然色彩放射出来，而天然色彩总是丰富的，我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画，会画成什么样，但我知道他的感觉是对的，思想停止了才会有思想，思想休息了才会变得更加活跃，一切思想都是记忆。

在洪浩昌的画前，让我们离开思想休息一会儿。

你在我的感觉里
In My Feeling



我时常想起这些人

在灯下胡乱翻着沈敬东的画册，突然想起诗人T·S艾略特的几句诗：“我时常想起这些人，他们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有的已经离开。”这首诗是怀念故友的，不知怎的我把它和沈敬东画的军人们连在了一起。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旗帜挂两边”这样的装束仿佛离我们很远，但又是那样的亲切。我个人认为沈敬东作品里的这种军装是所有军装里最漂亮、最浪漫的，它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它代表着许多人梦里萦绕不去的英雄情怀。沈敬东用他的画和雕塑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错觉里。

这是一个不容易产生英雄的时代，理想和信念很容易就会被金钱和权力夺取贞操，变得廉价和焦虑。太多的人都各怀心事地过着自己不想过的日子，人们向往着过去那个单纯的年月，那个有榜样有英雄的年月，沈敬东给我们的精神加上了一些迷幻剂，让我们不经意中看到了从前。

曾有记者问沈敬东，他的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收藏？沈敬东回答是因为他创作的东西很像自己，不是画面的形象像，而是作品的感觉很像，作品和他的身份很吻合，一看就是沈敬东的东西。确实如此，作为3个月前还是南京前线话剧团美工的他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平和中有一丝朴实，闪亮中有一些可爱，诗意中有一些忧郁。

我很喜欢南京这个城市，六朝古都，兴兴亡亡。有故事也有伤痕，很适合怀旧也适合立新。沈敬东身上就有浓重的南京痕迹，就像他的画一样，表面处理得异常光滑，像陶瓷一样润泽，而内心却坑坑洼洼，众多坷垃。时光越打磨，伤痕就越隐深。

一切都在流逝，人们一脸凝重，在时光中匆匆走过，年轻时一伸手就能抓住的青春爱情烟消云散，所有仿佛不可改变的崇高信念在瞬间远去，集体力量再也无法给人带来快感，只剩下疲惫的个性在无力地张扬，人们开始怀念英雄，期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或者遇见英雄，沈敬东小心翼翼地带着这些瓷偶般光滑和清脆的形象把这些梦幻似的想象变得极为真实和幽默。

我时常想起那些人，那些坚持以天下为己任，那些在国家危亡之际，必会挺身而出，誓死捍卫自己不认识或永远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那些无论经过怎样的黑暗和苦难，依然执着地等待那传说无数次、忽悠无数回的美好天堂定会到来的人。



韩学军作品 / 大慈大悲